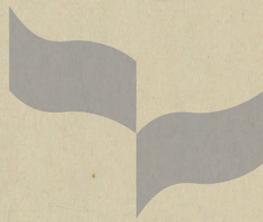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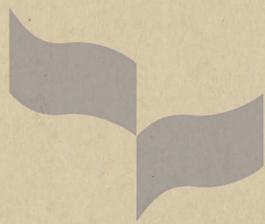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一

聖湖 高汝棡 輯

高鼎熿 較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文震孺、冠、陳仁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巡關御史方震孺出寧前考校。距廣寧四百里。我師敗績。鎮武報至。馳回塔山。已報賊在廣寧矣。芝蔴灣有餉。實多。且通菊花島。斷不可棄。震孺零丁東去。過八里舖。更歷寧前。與副使張應望夜無燈燭。相與坐敗垣中。達旦。次日抵中前。見西虜二十餘騎掘倒。

君子于是
服震孺之
瞻智

千秋固才
士也何難
一科為人
所誤其究
實難自白

西門城樓在關廂放火見震孺放箭射殺家丁之馬從者急阿曰按院至虜遂遁去斯時死屍填塞皆遼之叛民所殺西兵也至芝蔴灣給守關將士糧關外人烟斷絕前此無烽火中前無守兵欲遣出探聽人人啼哭而震孺獨借祇輿七人同往

禮科給事惠世揚摘叅應天舉人高如麟順天舉人張惟勤查廷櫛浙江舉人錢千秋各卷俱有關節事下所

司

浙

惟勤以表中坐有關節主考添改批語查係買人代筆千秋三場清爽無愧高科然首場七義每一作煞尾一字牽強支吾及合七作順序念五是一朝平步上青天就為關節千秋遣戍主司亦奪俸云

起原任叅政閻鳴太為山東叅政兵部主事袁崇煥為

所誤其究
實難自白

尾一字牽強支吾及合七作順
步上青天。誠為關鎖。千秋遺成。
主司亦奪。卷二云。

起原任叅政閻鳴太為山東叅政兵部主事袁崇煥為
山東僉事俱山海關監軍。○改王永光為戶部尚書總
督全場馮從吾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命贈巡撫徐
可求左都御史分守道孫好古大理寺卿駱日升光祿
寺少卿各廕子世襲本衛正千戶仍與祭塋

世揚生長
邊地夙著

英猷司

直諫垣方

正為一時

之範

三月禮科惠世揚等疏言奸相典兵內監典兵外戚典
兵劾大學士沈瀛以募兵一着為進身之地并為護身
之符且羽林禁軍原自不乏瀛陰使其門客晏日華潛
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日進奸細名為養豨豨實為蓄
豨虎頓使 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 國家勳臣戚

臣原不同途。勛臣世爲將種。間詰兵戎。惟有外戚不可。今鄭養性等。潛窺聲息。廣結奸徒。厚募死士。馴至長史。招兵。親王亦招兵。職不知引賊入室。意欲何爲。疏入。嚴。肯切責世揚。而以溫旨留淮。○刑部主事王之寀。奏言。先帝之仇未復者。三總之用藥之方。卽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卽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怒積怨。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乞處分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進來者。京城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茂之徒。無使滋蔓。至于卒不及圖也。上曰。奏內事情。已經。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四月四川土司彭象乾等督兵赴援一門戰沒上以

四月四川土司彭象乾等督兵赴援一門戰沒上以

其義烈可嘉贈象乾爲大理寺卿弟象國等都司僉事

○升兵部侍郎王在晉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經畧

遼薊津萊軍務賜莽玉尚方劍優詔獎勉升何士晉右

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李長庚南京刑部尚書經畧王在

晉上言東事板離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

潘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

至于四壞捐弃全遼則無倚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

山海此後再無一步之可退故人以此爲弃官之地亦

以此快報覺之私臣駑材責之千里旣鞭策漫加忍視

此國家鮮
在事之臣

嶮。巖。之。顛。蹶。又。羈。勒。繫。叩。直。令。蹶。躄。之。難。全。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
 深。甚。則。借。事。以。徼。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其。人。
 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
 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又。曰。天。下。事。決。烈。至。此。諸。臣。
 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以。自。愛。
 也。○自重慶兵變殺戕院道郡邑諸臣富順為賊所據
 資陽內江蘭州望風奔潰賊兵如入無人之境長驅威
 逼成都巡按薛敷政與左布政朱燮元遣指揮阮世煇

雷安世 翟英 周邦太 張愷 分兵二千 堵截險隘 邦太先

通成都、巡按薛敷政與左布政朱燮元遣指揮阮世烘、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分兵二千堵截險隘。邦、太先至資陽，遇賊逆戰，下馬投降。各兵半隨，半散。冉世烘至九泉扎營，賊已扎營山上，彼此勢臨高山，衆寡不敵。我兵陷陣，冉世烘、雷安世、瞿英死之。張愷未及進，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旗僭號，四面夾攻，放火焚燒，威焰不可响邇。城內僅兵二千，分布防禦。賊兵薄城，攻打我兵矢石砲銃飛射，奮擊賊鋒愈熾。又旁掠鄉村，慘殺男婦，捆載蜀府庄田米穀爲持久計。又恐會城信息外洩，于道口扎營壘空處懸鈴續索以防夜走。近川一帶棧道驛遞官民聞之多竄。錦官城距京師六千里而遙，烽火不

達者數月。○賊既圍成都，復破遵義，賊首符國禎公然
四出招降，約期舉事。傳檄下思南、石阡等處，浸淫無已。
滋蔓難圖，蜀且不支。黔顧堪此乎？奢夤往寇成都，其父
在巢觀望，成都若下，便思颺麾向黔。又聞有楊三者欲
自九股引兵往會奢酋。夫九股諸界，聯三楚，屢煩征討，
無能得志。假令與酋打成一片，橫衝直撞，誰挫其鋒？如
苗仲慳賊窺黔，貧弱生心已久，合併招呼，同為煽虐。○
調御史侯震賜于外，以其劾閣臣沈灌也。○奪御史夏
之令俸半年，織染局內監馮忠生事之令疏叅奉。旨
嚴責奪俸。○御史梁之棟請練鄉勇。○駙馬王昺請招

練鄉兵 上以忠義嘉之。○滿婦諸子及罕不來世伯

彥等沿邊要挾賞賚自西河失守羣虜生心滿婦慚已

生心諸子擁衆窺塞而罕不來諸酋又伏肆憑凌總督

王象乾上其事。○湖廣道御史吳之仁劾登萊巡撫陶

朗先前後用餉百萬有餘又搖動梁之垣援海銀十萬

兩何棟如募兵行糧二十餘萬領馬價一萬七千全無

下落下部勘之。○命宿將杜應魁募兵訓練蕭如薰等

分營練兵。○四川安綿道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

程領兵合攻新都時集陝兵毛兵共六萬餘毛兵者昔

年征揚應龍登海望行步如飛跳澗上下者也奢賊盤

踞新都，將城墻加高五尺，四門扎營，欲爲困守計。因勉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保寧人心震動。而芬謙等會集于子來舖，因攻新都。時矢石如雨，人莫敢近。造雲梯亦不能攻我兵，移營至牛頭鎮。奢營領馬兵三千，步兵一萬來援我兵。從後出秦良玉催兵，從左出。上官談大孝兵從右出，安綿、建武鎮遠兵從中出，四枝齊發。賊奔入城，城內協從乘隙而逃，遂克新都。賊退入蘭州。○經畧王在晉上疏奏社稷山河之重，根基命脉寄于一丸。隄防疎密安危立判，請陳六略：一曰防內志，二曰詰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曰急內

內好三日飭內備四日嚴內衛五日節內供六日急內

應上報聞○御史江秉謙疏論罪樞急宜正法曰樞堂

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

狠于瞞心明知戰守叅差難合而硬為責備何處有機

會而曰機會可襲何日可渡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

經畧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

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

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所不顧是霍鳴故壞邊

疆之情殆有甚于失悞軍機之罪也上以樞臣奉旨視

師苛求以阻勇往調外任用○薊州緝獲奸細茂杜兵

部張鶴鳴奏杜茂廼李永芳所差且招修下年通李永

說着痛癢
即令樞堂
有口亦難
辨別

芳往來踪跡

命嚴提從公究問。○調刑科給事熊德

陽於外。刑科主僉駕帖。拏問奸細杜茂。時傳旨到科。

不細開名數。止云拿杜茂等。德陽因詰官旗等之一字。

包含最衆。恐承行人詭捏。那移波及無辜。兵奇尚書張

崔鳴。挾其驢。毗據拾上聞。○土怒抗違故調。○南京太

常寺少卿區大倫。進聖學三札。日定聖制。一聖心明聖

德而歸之法。堯舜下旨攸答。○北城德勝門。甕城內。玄

帝廟前。大槐兩樹。東西相望。枯朽已久。在西者中心吐

烟。在東者亦如之。况風勢甚大。恐致燒燧。隨令鋸倒。而

滅。蓋德勝門甕城之內。非人烟湊集之所。而火突發于

槐樹。實爲不經見之事。竊以爲異云。○巡關御史方震

招回大壽
至今得大
將之用皆
震孺力也

槐樹實爲不經見之事。兢以爲異云。○巡關御史方震孺招回祖大壽時，覺華島有米豆二十餘萬石，人民數萬，船隻器械無數。祖大壽鎮守之，賊知遂欲招祖。是時賊兵前哨將至寧遠，兵圍塔山。塔山去寧遠僅五十里，奴輸糧于數百里之外，以攻山海，自不能持久。若因糧於覺華島，則山海危矣。假令以覺華島之船招降祖大壽，則山海愈危矣。震孺欲遣水營都司張國卿招回國卿曰：「此事關重大，非按臺自去不可。」震孺與張崔鳴密議，鶴鳴亦言：「國卿不可輕遣，卽招回大壽恐無安頓處，須再作商量。」震孺嘆曰：「此剝膚之憂也。」毅然寫牌諭以

利害并論潰回將士免以寬政。島上士民激以忠義。適有吳良輔者。祖大壽之妹夫也。震孺因遣與國卿往說之。良輔等去八日後。見國卿駕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云：「奴酋正欲遣人招降大壽。意在猶豫。而我適至。」大壽一見良輔。知按院在船。不覺痛哭。生員人民等數百聞諭亦哭。遂糾眾歸順。先載大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大壽仍駐島上。搬運糧草。其救回兵十萬餘人。器甲牛馬無筭。○禮部尚書孫慎行劾舊輔方從哲。略謂：「李可灼藥進紅丸。致損聖躬。引許世子不嘗藥之律。以罪從哲。縱然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

先帝令德
孝終日不

宜謂因藥
致崩被不

名難免弑之實至皇貴妃欲立皇后禮部執爭諸科道

美之名而
當日在內
視病者焉
可以積勞
積虛之後
授以攻剋
之劑是以
討奸者憤
激而甚其
詞乃庇奸
者借顯而
逸之罰君
父何人臣
子可以僥
倖而嘗試
乎

名難免。弑之實。主皇貴妃欲立皇后。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疏請免乃止。從哲視此非常大變。漫無主持。而又以議上尊謚。稱恭恭皇帝。恭者亡國通裔。晉恭帝。熿恭帝。周恭帝。如此繆戾。實呪咀君國。等于弁髦矣。選侍欲垂簾聽政。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藥。一切苟且。泄沓幾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伏乞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妨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拔也。毋怕諱忌。諱忌即從哲所能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

直道耿耿
猶存露盡
真情天光
立見有世
道之責者
要于此際
剖明以存
天理關係
良非細故

公詳議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
可灼嚴加詰問寘之極刑事下部據實會議

光祿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
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
係鄭國太主謀劉保謀逆實係蘆受通謀受亦鄭氏之
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後伏誅凡謀必敗敗者必死而
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
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
今且與李永芳約為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
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

立道不試也 陛下即不謀寬惟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

也崔文昇當 此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

藥試也。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為？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文震孟曰：昔唐憲宗設杖殺方士柳泌，蓋為憲宗製長生藥，昔彼豈不欲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殺之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致聖駕寢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罪，况誤傷天子乎？即肆之市朝，亦人情所共愜，乃與願命同賜金帛，屢經論劾，僅准回藉，又何解于天下後世乎。

○三司法會審經畧熊廷弼、遼撫王化貞、廷弼曰：我起

繇田間，伏任經畧，原議駐扎山海，並無駐扎廣寧字樣，

都御史鄒元標曰：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

奉明旨內云：題審二字，又有確審二字，公竟然不理。

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旨，如此

法司待罪
人之体與
朝廷待大
臣之体兩

者俱不可
不存

確論亦公
論

反得罪 朝廷延弼曰我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
焉能將我下獄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今不肯進部叫錦
衣衛旗校暫時同到天仙菴住一日我上本請 旨定
奪鄒元標問王化貞化貞曰我苦我自知袖取一揭投
上王紀曰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遂散訖次日廷
弼上疏自請詔獄事下所司

鄒南華曰王化貞生來一朴寔頭地人全不知兵用
虜而反為虜用用間而反為間用其叛逆如係得功
輩日侍左右而不知認賊作子伎倆已見片口口聲
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鞞鼓鐵騎尚
隔百里之外而奔廣寧如做履匹馬宵遁有憂國之
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
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熊廷弼言我兵不宜
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

不固... 虛... 氣... 牢... 不可... 破... 以... 爭... 毛... 文... 龍... 功... 罪... 一... 事... 漏... 變...

電異

不固。語語若持左券。料事之智。遠過化。貞獨剛。懷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豐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方。筆鋒舌戰。相守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悉置等閑。使戰不成。職守不成。守。豈不負國恩。而貽笑于天下乎。

五月京師旱禱雨之後伏值雹異

三春不雨。上惻然軫念。齋居密禱。且勅群工修省。未幾雨。雨而冰雹併作。小者如拳。大者若盂。著屋瓦積俱碎。大小禾稼毀折。下令修省。

御史蔣允儀奏。迺者兩雹之災。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雹更甚。而陰顛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顛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魴辱于酋夷。此何如儻抑乎。以伸誰之厚重。而震

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關通于婦
寺此何如卑暗乎以藉叢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潔已
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謹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脉脉
鼓其壯而疏其滯將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矣

南星此疏
與孫宗伯

高景逸三
疏並讀三
案自明矣

左都御史鄒元標奏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
綱常所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
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
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
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

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

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夷人。又曰：臣身為

文震孟曰
先帝册立

一事自萬

曆十四年

以至二十

八年廷臣

羽翼國本

有貶謫有

削藉有違

成廷杖忘

身殉國九

死不移諸

臣亦何利

于已而為

之觸龍鱗

乃以小人

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

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宮不言，再無有言之人。

又曰：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

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

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惟

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疏入，温

旨褒答。

以太僕寺卿董應舉兼河南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

日之耶

建侯取禍
實本此疏

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卹之

六月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疏言大臣名節宜重

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

按內臣窺伺一款曰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
噴噴咸謂與寡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
焉如魏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了心復不諳大義揭其
忠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噴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庭
禮法之事漸苦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等語中外見者

昨

三法司會審逃臣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等宜服重刑以

彰軍律

王紀曰虜騎尚在沙領高出胡嘉棟等五人聞風先
逃喪地七百里而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永之說

乃預。若。一。駭。蹄。以。為。生。入。玉。關。之。計。若。驚。鳥。之。投。林。

惑人心。茂。視國法。罪更浮于嘉棟。無勝筭以回吾困。乃預蓄一駿蹄。以爲主入。玉。閱之。計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者。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于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等携手同行。囚服對簿。他年何面目。見拜佐于地下耶。

定李維翰鄭之范梟斬如律

法司審維翰金玉其表。胸中全無甲兵。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知。奴以互市爲机殼。我聽其款。閱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彼方屠城。而紅旗一催。二三萬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剗胸。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尚恐言哉。鄭之范。視危遠爲金穴。倚署道爲襲斷。卽攫取官帑一篋。賍私狼籍。矧強胡壓境。防守預備。置而不講者。其開門而揖盜。策馬以疾奔。逃之首罪之魁也。犬彘不食其餘矣。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切要之議。內言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事。嚴旨責之。○蘓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奏松

大臣交攻
殊傷國體
指之日奸
罵之日賊
愈覺雅道
陵夷矣

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府同知楊姜派定物價不行給發

致悞職解。上怒其抗違各奪俸有差。○刑部尚書王

紀奏劾輔臣沈淮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

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台瓜辭已賦同文館

獄將興又曰臣指其為蔡京而淮不肯認試取惠世揚

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

為京以櫟括于此矣疏入。上責其煩言傷雅。

時徐大化疏叅廷弼因及周朝瑞等王紀以其堂官

叅大化久廢職業日事旁置內有一段云今有人焉

于此巧能移奪人主是今之蔡京也何不出袖中彈

文以擊此賊臺巨楊維垣責紀半吞半吐紀于是直
糾淮
云

升高攀龍太常寺少卿滿朝荐太僕寺少卿○詔前降

升高攀龍太常寺少卿滿朝荐太僕寺少卿○詔前降

給事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併給事郭鞏俱復

原職應嘉等原以言漹事降調今其言既稔左都御史

鄒元標以疏荐故准復職○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彥作

亂兵圍貴陽我師告急于湖廣巡按御史舒都榮都榮

代聞其事于朝時安酋之亂也勢甚猖獗聲息不通自

龍里甕安俱被焚劫徑圍會城巡撫李樞守東門巡按

史永安守北門布按都三司守西南門總兵張彥芳援

兵住于新添調取遵義獨山等處速赴應援先是逃弁

昌言省城已陷兩院自縊兇報一傳辰嘗士民紛紛逃

安邦彥作

亂

安酋不侵

不叛比于

流官蓋土

官中最稱

忠順者謀

黔者只當

固安不當
以安爲事

此募說者

爲啓于巡

撫索其金

盆遂致挺

而走險噫

縱天朝終

能勇滅此

酋然何如

相安爲得

計耶○後

獨安酋凡

西南邊撤

如安氏者

皆當取羈

縻毋輕議

兵爲上

竄茲按院出密帖止于四寸與湖廣巡按言黔滇中走

報人役俱已得賄撫按印信亦能雕刻重餉往來尤宜

隄防且奏疏一出賊兵截住不能達于朝故舒代爲奏

云

書

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天朝招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之妻日奢杜輝子安位堯臣死位猶孺子耳其旁技逆賊邦彥欺其孤寡導以不臣自天啓元年以奢崇明授遠啓彙遂效尤統領羅賊苗仲數萬攻省城沿城扎營四面埋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佈種無地運米無途城內軍民餓死無數殺恩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鼎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迤西守備王懋德是亂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曾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和之遂成是亂云

四月副使徐如珂督率各兵將攻取二郎關佛圖閣賊

衆大敗樊龍龍等堅據重慶重慶者三面皆江春水泛漲

四月副使徐如珂督率各兵將攻取二郎關佛圖閣賊

衆大敗樊龍等堅據重慶重慶者三面皆江春水泛漲
一望瀰漫我固難渡賊亦不能飛其出入必經之要地
惟有佛圖閣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通遠門至二
郎關連扎一十七大營宿以重兵數萬我兵環江而守
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圍攻城出奇取勝巡撫朱燮元
曰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使賊酋糧路斷絕應援難
來必成擒矣檄下各道徐如珂等出各土舍漢兵精銳
分布以圖據關而女將秦良玉等亦從省城下援及至
關男婦浮水來降者日至皆言城中米價每斗二兩飢
民無從覓食自縊死者無數賊糧雖有數倉兵多食衆

僅支半月賊聚于城中日造小船數十陰藏江邊土漢官兵潛與交易因通消息我兵于夜得奸細斬之是時總兵杜文煥亦領毛兵仰攻佛岳閣兩軍相搏幾入其

逆首虎視
聲援自謂

天險可恃
自此閑旣

得扼要爭

奇矣

我軍入閣殺死三千餘人尸積深溝兩岸皆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但空女將秦良玉縱火以焚一鼓奪關焚賊雖盤踞重慶我兵勢若建瓴賊眾自是寒膽矣

樊龍等既據重慶乘勝長驅所過焚劫無遺直犯成都所造雲梯旱船諸具賊壓堅城勢如山裂千里沃野列寨連營以斷我外援疲我兵力風聲不通守臣矢死尚存出奇用計巧發輒中迨杜茂董卜之兵以勁旅飛砲由間道攻入聲勢一漲百日重圍一朝頓解據渝城者不能窺城外半步而始得糾合義勇號

山東白蓮
賊賊作亂
山東白蓮
逆黨徐鴻儒

山東白蓮
妖賊作亂

召土司密布緊
圍以逾奢穴矣。

山東白蓮教逆黨徐鴻儒于文啓攻鄆城破之知縣余
子翼逃于汶上賊殺其二子并典史先是鉅野縣有白
蓮賊楊子兩兄弟各倡異教曹州亦有李太張世等聚
衆千人持挺拒捕俱已就擒而餘黨未散鉅野復有教
首徐鴻儒號衆數千徑圍魏家庄鄆城縣又有教首于
弘忠糾黨千餘圍梁家園梁家園距縣二十里縣官新
任不知設備城上無人固守賊至城四門舉火城中亦
舉火滿路皆紅巾殺人如刈戴紅巾者皆是白蓮教所
暗伏死黨之人也裏應外合知縣逃去城陷○升趙南

星爲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馮從吾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江西逆棍程鵬自號西山布衣，刻有西山草所載皆天文、兵法、織緯妄談，計書十八本，三十三篇。皆言國運修短，至于氣數篇尤爲大逆不道。城中突起流言，附耳偶語，紛紛籍籍。一時士民惶惑，不知所爲，往往潛移城外，避居鄉村。若將變起且夕者，巡撫房壯麗偵探其倡首之人，立斃杖下，懸其首以示衆，衆廼定。○四川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乾坤所以
不毀日月
所以常明
賴有此忠

六月詔賜方孝孺祭墓，特謚准。其妻附塋，原籍祠宇勅

特褒贈。有司修整。○安邦之謀叛也。楊酋餘孽王倫石勝等

所以常用
六月詔賜方孝孺祭墓特謚忠其妻附墓原籍祠宇
義一脈今
特褒贈庶
紉二百年
鬱抑之氣
增千萬年
悠久之基
耳

有司修整。○安邦彥之謀叛也。楊酋餘孽王倫石勝俸
與之合謀。洪邊土司宋萬化爲之羽翼。在王石二賊聚
衆十萬。連結江苗。授我思石王越破涓潭甕。安謀抵偏
橋。下襲沅水。以斷我軍。在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扎三大
營盤。據龍里上下要害之處。使不得通鎮。臣張彥芳等
將兵二萬赴援。俱隔龍里。月餘不能進。近入會城。賊兵
合圍。少兵少餉。更得遣總兵一員統軍一萬直抵遵義。
以制王石二賊爲妙。王三善上疏乞 勅湖廣撫臣暫
住辰州。彈壓以爲聲援。廣西雲南巡撫各住境上分路
進兵爲之犄角。征播時設偏沅軍門。今雖報罷。欽給關

防尚在、暫賜以料理軍務、事平奏、徵從之。○以鍾羽正
爲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白蓮邪術聚攻鄒滕、陷之。
白蓮焚香聚衆二千餘人、至鄒縣右墻社、蜂擁擄掠、城
中防守閉門。至次夜、西門鳴鑼三聲、吶喊三聲、城中內
應、斧斫城門、城門自開、縣官查點衙役、止二三人、賊遂
進縣、開庫劫獄、知縣窘甚、倉卒無計、任其放火殺人、踞
城自固、鄆城賊五方聚集、一時驟發、尤在白、日官兵至
退入城、以保巢穴。至鄒滕之陷、關相村落之邪徒、哨聚
成羣、又吏書門皂之奸宄、潛爲主謀、失在昏夜、署印通
判鄭一杰、知縣姬文胤、懷印逃去。○奢酋攻陷長寧等

至吏書門
皂皆賊黨

則前後左
右無非賊

難辨乎

典文縣印縣、張辰德、蜀地、義

召曾光

至史書門
龜皆賊常
難防乎

縣賊扎營于茜草坵其勢復張

典文縣知縣張振德閤門死義

詔贈光祿寺卿廕子

祠謚謚烈愍

官

振德南直人以鄉貢詞選令蜀清廉慈惠三署邑篆
所在尸祝值逆酋之變振德甫出棘圍急趨還邑纔
三日而賊眾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率妻錢氏長
媳顛氏次子張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
烈炬童仆嚴英等長幼二十二人慷慨同殉長子張
紀以應試先歸得免事聞詔與何廷魁例同加故郵

江陵才相
也攬權則

有之然
神廟時多

憑其力復
之誠是

戶部侍郎陳大道奏復舊輔張居正祭塋謚廕上以其

輔政十年天下久安功不可泯從之文忠之謚着議改

六月庚戌星變山東巡撫趙彥奏天上日明當午東二

丈許偏比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山東都司廖棟破

皇明去傳錄

三朝卷十一

哲皇帝

十七

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妖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炮打死六七百人。又燒毀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賊胆甚寒。勢窮蹙。悉奔梁家樓。又都司楊國棟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漫天冲踏。我軍先以砲攻。後馬步兵繼之。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撤兵而回。賊垂涎兗府。尾其後襲之。我軍復捷。稱連勝云。○造青冊

時不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科議各造一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

科。互相覺察。

侍郎王德完卒。○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講禱奪明罪

釋疑辨九〇 大學士王孫承宗疏欲親北諸關門糧度商議

待郎王德完卒。○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講禮奪明罪釋疑弗允。○大學士孫承宗疏欲親詣關門相度商議。上曰：卿親詣關門相度，具見爲國急公勤勞，至意朕心甚悅。抵關所問過邊鎮兵馬戰守議築邊垣榆關險隘，并犒賞事宜務逐一詳慎。急則差官馳報，緩則俟卿遞歷邊關事完還奏。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示隆禮。○禮部以國本抗疏禁斃及建。○詔獄受禁遣戍者宜贈官廕子。湖廣僉事馮應京等九員建之。國本降斥避荒及註誤下獄爲民永錮歿身者，量與贈官。原任吏部員外顧憲成等六十六員，詔從之。

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伏命。上令入秉中樞，鶴

觀盤江之
覆轍我軍
每為賊所
愚則撫亦
未可輕議

靈殺擄殆盡方因我普安及南安其勢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嘗領兵四千水援急主招安戒

其不可妄殺一夷賊首羅應魁等率眾詐降迎之西盤

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疊水舖賊伏兵四起遂至全軍

盡沒○山東巡撫趙彥奏妖賊聚眾日多官兵策應

日難乞暫留秋班邊軍隨營剿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

○陝西道御史蔣允儀奏貴州巡撫李燧索取安氏金

盆以致激變命嚴查奏復○總兵薛來胤叅政盧瑛田

付使張孝用計誘賊樊龍張彤石永高詣降因而擒之

捷聞上嘉其勞績盧瑛田親至城門呼張彤說其降

彤借石永高登舟過江既復往城下使理論樊龍龍亦
登舟降因而成擒一調陝西道御史劉廷元于外奪其

三秩時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先帝

三巴半壁
乾坤所在

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宮門此何

震動四省
小民物力

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迹若風

是處駟騷
今天威遠

魔親同黠猾以君父為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

播群醜立
平快哉

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為風魔俾元兇

勿拘資格
此聖主立

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案

賢無方之
意然臣僚

明其不風不顛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

永免成心
難破畢竟

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謀可以明臣子

張差開官
若挾私以持其短... 元平由忠義亂賊之昆... 將... 命...

拘束

張差關官

一事黨之

者猶謂無

罪而以王

大臣貫高

事為辟夫

大臣徒手

勢至官門

馮保置辦

其袖欲傾

高輔非實

事也張差

之挺誰授

之貫高身

無完膚詞

不及張敖

故漢得釋

敖不問全

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闕一語贊其長反

若挾私以持其短噤噤于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

者為亂賊乎阿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

公邪媚者為忠義乎臺臣馬逢皐科臣張鵬雲貪憤不

平連章瀆奏皆為宗社靈長慮至深遠也疏入降廷元

三級調外



江日彩曰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擊罪誠大逆然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先帝固無恙亦可以

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廟否神廟不傷心否先帝

能安否縱甚有明行之法有不能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之類是也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譎秘

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折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顛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

差所供則有據矣昔寬處之以全倫今宜直筆之以存實此確論也

時之危，有何士晉陞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坊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則非矣。予以爲此極虛公之論。

七月以錦衣衛都督許顯純鎮撫司理刑管事。○戎政尚書張我續予告回籍。○命考選勿拘資格卽科貢一

體與選。○陝西總督李起元題本處北門三更門鎖連

响三聲其聲甚震鎖開落地隨卽窺視並無人影形踪

○副使劉時俊回籍張我續劾其遣人往賀奢寅及賞

銀回帖并爲逆賊投遞訴讎上以時俊素受國恩此

事亦未可輕信着查明具奏。○妖賊攻陷夏鎮夏鎮者

亭長發跡之地河賊出沒之所呂梁遙急糧運舟楫啣

尾斜度京通開洋所彼願者也從來糧運過洪當在六

亭長發跡之地。河賊出沒之所。呂梁遙急。糧運舟楫。岫

尾斜度。京通關津所攸賴者也。從來糧運過洪。當在六

月。巡漕使者與漕糧道會合發運。未濟則設祭以乞靈。

既濟則設宴以共慶。復為具疏以報慰天子。今兵戎阻

之。南船必不可渡。南糧必不可來。軍士必不能飽。人心

必不能安矣。○鄆城、鉅野、妖賊蕩平。事聞上。以如未解

散。合力勦除。并責該撫平定鄒滕之賊。○吏部尚書張

問達等會勘紅丸事。謂行等叅之。眾論証之。當時情實

李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不知。至奉皇考宣詔。英國

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

共言可灼之藥。或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

矣

自自蓮賊
起攻陷城

邑徐濟一
帶水陸並

擬自南自
北咽喉斷

又宣臣等進宮內跪于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

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諭臣等輔我 皇

上為堯舜隨問等官李可灼在何處趨詔至 御前視

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

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復進一丸至申又問聖躬安諭

服藥後少出此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英國

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之保安急迫倉遑悽然共切殺

逆二字何可忍言恐言在諸臣故諒輔臣無是心也但

以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丸藥不可輕易進可灼妄意

注慶伯曰

慎行從替

兩造也當

日親見名

宣衆証也

先帝果因

可灼而寘

天可灼果

由從替而

進藥本末

曲折非親

見莫能析

張英國公

劉驛二閣

老與張黃

董六尚書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一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丸藥不可輕易進可灼妄意

老與張黃以
皇考調相慎養之身九藥不可輕易進可灼妄意

覓在班行
豈盡忘善

志如師丹
模稜如味

道使其據
實會奏綱

常可明議
論可定何

至葛藤乃
系

進之輔臣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同候于宮門外均有

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

後適皇考賓天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乃先票罰俸

繼票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則即按其輕而罪其不

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

法輔臣乃于辨疏後自認其罪乞削奪以自明其心而

并冀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尔也

上命該撫按拏解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南京充淨

軍舊輔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

王紀曰先帝潛邸艰难光景談之令人歎歎泣下迨其未也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紅丸

同一机軸耳。夫紅丸之藥，純火之鉛也。而可以嘗試乎。既妄進藥，以致九五龍升。此時正宜討賊，而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委之于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胆，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反從而護之，真無人心者。春秋書趙盾為弑，惟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為弑。以其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從哲縱喙長三尺，難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鄒元標之言曰：誰秉國事，可謂千載鐵案矣。嗟嗟，國法國文，交相垂戒。禮臣憲臣，互為發明。一則扶君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今之信史，老臣忠君愛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為膚涉者道也。

○下登來監軍，佟卜年於法司究問，以係佟養真叛族也。○戎政尚書黃克纘，子告馳駟回籍，加太子太保。○鄒縣賊會合，直冲官營，統領都司楊國棟大敗，營內糧

鄆縣賊會合直冲官營統領都司楊國棟大敗營內糧

草火炮器斲盡行搶劫白蓮賊潛稱大乘興勝元年巢

有十數兵有十萬欲先取兗府次取濟南聲勢甚銳總

督陳道亨疏請登萊兵盡數防兗蓋恐糧餉有失也○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勸移宮事當日選侍欲垂簾聽政

輔臣與臣等于皇考昇革日黎明候于乾清宮門外

急欲進宮守者猶攔阻臣等排闥進突臨畢即請叩懈

我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皇上始出叩頭畢

遂擁護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文華殿

先叩懈皇上即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李

兩月之間

昇湖再池

皇上以一

身体持無

託宮禁深

悶孤鼠實

煩其于防

微杜漸自

不得不加

嚴慎即不

然而以新

天子儼然

避正殿讓

一先朝宮

嬪萬世而
下謂是國
本何此楊
漣等急急
以移官請
也

皇明法傳金

娘娘臣與諸臣卽斥言之輒去臣等與合朝諸臣議請

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卽應在乾清宮斷無回慈慶宮

之理而吏部九卿等卽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官又

各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

其奏令卽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

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

撤移如再稍遲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福

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賊酋奢寅僭據江

安總兵羅乾象率衆禦之一時潰敗擒其僞叅將等官

斬獲不計其數○賊在夏鎮搶奪直船僞總兵賈槐率

衆打造鎗刀各處令集兵戎時總督部院統領官兵至

斬獲不計其數。○賊在夏鎮，擒奪值船，偽為總兵，賈槐率眾打造鎗刀各處，令集兵戎。時總督部院統領官兵至鎮，賊出對陣，先立死地，官兵奮勇，斬其賊衆，并射殺賈槐。生擒賊三十餘，入其巢。夏鎮遂平。○御史喻思恂奏言：海道猶多闕畧，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大學士沈灌予告回籍，加少保兼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賜銀幣如例。

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張霍鳴予告回籍。○上嚴責刑部尚書王紀徇私賣法，誤國欺君，革其職為民。

紀劾灌與乳謳魏忠賢交通，彼此攻訐，此時忠賢已將用事矣，故假口劉一獻、杜茂事削之。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堪憐情狀上命酌

處錢糧速行修造并賑助傷害人民○詔贈遼東死難

御史張銓為兵部尚書謚忠烈道臣何廷魁高邦佐各

為大理寺卿卹廕廟祭加攸張銓者張五典之子也仗

節殉難忠義特甚上嘉之着并何廷魁高邦佐建祠

都門之外春秋致祭特賜祠額曰三忠○大學士何宗

彥等上揭申救王紀懇乞曲賜攸宥原職不從

八月升楊漣為太常寺少卿○妖賊冲營都司回威

兵敗尤擊張榜等皆死之○刑部右侍郎楊東明等奏

西河失守經撫罪不可逃已經會勘明確各據律坐以

兵敗尤擊張榜等皆死之。○刑部右侍郎楊東明等奏

西河失守經撫罪不可逃已經會勘明確各據律坐以大僻鉞案已定職守無虧脩皇上感御史之言下伏議之旨臣等仰體聖懷豈不謂承平日久法紀廢弛不震雷霆誰起積玩故懲一儆百用以勵世磨鈍轉移世道之大機也疏入從之

此天不欲
奴之據此
一方也

五月二十遼陽城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墮下火光滔天人與畜燒死幾盡○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音直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我兵前往對壘賊首于弘志見戰不勝脫紅袍換綠袍倚恃刀馬飛舞而來被我兵斬于馬下賊首被殺餘俱四散

披靡。又生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白家屯者。白監生之宅。頗有形勝。中有大樓。外有磚堡。賊又另挑深壕。伐樹木爲寨柵。以爲固守計。

有賊劉永明者。係滕縣一派分搶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爲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口稱我佛出世。二十八宿俱已下界。尔何不速從。從我者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二萬餘。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及獲劉永明。開刀祭旗。臨刀尤稱寡人受享已。殺。但弟子不來救云云。其備強如此。

六月御史游士任奏言本月十六日未刻。黃河清。自宿遷起數百里許。鬚眉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

家語曰。黃河清。聖人出。聖主已當朝矣。安用再清爲。

七月初五萊州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

瓦皆動。次日怪風大作。拔木伐屋。黃河岸。船有被風浪。

七月朔五萊州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

瓦皆動次日怪風大作拔木伐屋黃河岸舡有被風浪
掀送在岸者初七日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
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久而不散

高汝拭曰年來怪風靡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
向南脚向北又橫旁日珥此豈蓮妖之應乎故見河
清不為喜見天變之
異又不能不懼矣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

吾建壇開講劇金立院之非標吾上疏自理上攸詔

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具疏復劾內有比擬妖賊等語

上責其狂悖朋謀奪其俸三月于是元標從吾五疏乞

骸溫旨特留標即移家出城封印署所上各予告回

見機明決
不俟終日

藉加元標太子太保馳驛而去。

高汝栻曰。元標忠孝大節。夙著海內。從吾一意躬行。規言矩動。不欺暗室。二人臭味相投。公餘講學。苦無棲坐。乃于城隙官屋。出賃相賃。遂命司務呂克孝。鳩工改作。所費雖出諸臺臣。不逾幾百金耳。于是馮三元。朱童蒙等。劾之。二老飄然去國。栻因是而有感焉。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昔隆慶丁卯。戊辰。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人相商度。未嘗以此少階之相業也。神祖朝。癸未。乙酉間。顧憲成。郭正域。開講于演象所。時執政申時行。亦嘗過從。况勅建書院。豈爲名。豈爲利。豈爲遊晏。豈爲子孫世守之業。不過以夷虜交訐。邪教披倡。假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耳。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日。亦不廢講。若日講學一事。但宜于斥逐之臣。以澆其壘。消其抑鬱。非救濟之良方。視吾道亦大輕。視林下諸人亦太淺矣。

大學士孫承宗條次諸協兵務并言經臣王在晉精勤

大學士孫承宗條次諸備兵務并言經臣王在晉精勤
有餘而沉雄博大之未能舉閻鳴泰王汝綰李三才可
用下部行之

承宗行邊回京適值經筵之期講
畢陳奏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云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寺少卿廕子正千戶世襲仍
立祠歲祀○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初九
日文華殿日講十二日經筵十一日幸內教場閱操○
以南京禮部尚書顧秉謙為禮部尚書經畧尚書王在
晉為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經畧山海關巡撫遼東以
董漢儒為兵部尚書孫瑋為刑部尚書陳荐為南京吏
部尚書○上命大學士孫承宗刻期赴關鹿善繼隨任

并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承宗親下教場考選將材
越一日卽陛辭不帶兵將止有南兵護送至通州而回
三法司擬奸細杜茂劉一嚙劉得功竇承武等斬罪總
兵達奇勳什放立功總兵薛來胤回衙門聽勘從之佟
十年流三千里上着另議具奏十年之獄凡三讞矣因
部伏有逆族萬不敢保之奏是以有瞻顧兩端之旨復
命確訊奏伏○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
于江門白杵營死之其時楊愈懋鄧茂官郭象儀三營
在門鎮而愈懋不待兵齊輕易深入及賊至兵貴談大
孝先逃各營聞風皆走兵器衣甲盡弃惟茂官一營全

孝先逃各營聞風皆走兵器亦甲盡棄惟茂官一營全

而歸之

信王即今
王生母劉

已故李氏
乃其撫育

信王者也

八月禮部擇二十二日冊封 皇五弟為信王次日於

尾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冊封選侍李氏為莊妃○

御史張論進善擊飛石人員八人以備效用有旨着京

營撥兵演習遂發山海關應用此蜀中所稱七燒炮及

獨甲虎百步之內飛之無不中者和州千戶步上達制

造論以獻上旨以人員未諳飛用故復解進善打人殺

李進忠等○以黃汝良為禮部尚書王永光仍以戶部

尚書管南京都察院事○原任經畧遼東兵部尚書王

在晉予告回籍○議卹遼左戰亡將士劉渠初秉忠贈

少保左都督世廕賜謚立祠張斌贈都督僉事從祀附
祭○浙江巡按傅宗龍上救滇之策欲于建昌開路下
部伏行○山東巡按董羽宸奏言官兵勦賊大捷恢復
藤城○安邦彥因圍貴州省城巡撫李樞御史史永安
副使劉玄錫死守總兵張彥芳率敢死之士救之○二
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升朱燮元兵部右
侍郎照舊巡撫四川升李樞兵部右侍郎史永安太僕
寺少卿仍着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翰林院
修撰文震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 皇上昧爽臨朝寒
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

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聽

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

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

明何由開暢職意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

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

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

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

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項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庭諸臣亦且可以觀其氣節

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

志事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

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

皇明治世錄 三章卷十一 二十九
此鴛行豸繡橫玉腰金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舖叙文詞
第如蒙師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日周通
職閱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

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
畢照懷奸挾術旣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
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
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總而欲休經傳典
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疏奏
數日不下庶吉士鄭郊上疏曰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

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一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遐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侯之決旬未蒙報聞，臣以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謄理也。或朝上而夕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又曰：若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園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本朝故事。此弊惟武廟與神廟末年最多，在武廟時皆因權璫之煬竈，在神祖時則係奸輔之籍叢。其故皆有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

滿朝薦疏
與文鄭二
疏皆人所
難言也安
得不降削

上怒以朝儀大典輒肆輕褻比擬僞徧藐視廷臣如戲
鄭鄖黨護窺探俱降三級調外任○太僕寺少卿滿朝
荐奏陳乞骸建言邊榮棄城緝奸諸事種種顛倒又曰
此顛倒也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
之八九剛愎者濬縱而畚弄機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
營壘狙獍者觀望而密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弁視遽
蘆以祖宗輝金玉煨之燹典屑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
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摧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螫以
祖宗御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睚鷹美犬之樞榮溺于
計專拖淫婦口善汚人疏入落職為民○河南開封

西為大槐山又五百里至府以此有山一帶名曰响壚迄

計專施淫婦口善汚人疏入洛職爲民○河南開封
府禹州離城四十里壬店以此有山一帶名曰岫壚迄
西爲大隗山又西爲軒轅洞山勢崔巍諸峯秀麗有鳥
高六七尺渾身彩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此山隨有大
小羣鳥俱來隨拱四面旋繞東南西北皆古滿衆徃視
之各鳥張翅鵠立向人作勢令人不敢迫視是日天微
雨至十二月飛去○四川獻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
黑蓬頭倂詔以何若海處決樊龍等剉磔傳示四夷昭
布天下

十一月御史楊維垣劾刑部員外顧處章受贓四萬創
爲八議之說以脫熊廷弼大章上疏自辨下部勘議○

升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獻山東妖賊俘徐鴻
孺等剝屍梟首有差傳示九邊驛布中外。○刑部擬光
祿寺丞李可灼發遣沙溝守備王文燁懸首豪街從之。
○詔賜大學士孫承宗督師總鎮等官王象乾等各貂
皮有差。○南直巡按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升余
茂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周應秋工部右侍
郎協理殿門工程事務楊述中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督貴州兼制湖廣雲南等府。○命劣轉科臣霍維
華孫杰優升京堂。

十二月發帑金三十萬以餉滇黔之師。○督餉巡按江

武帥越俎
果駭聽聞

宗室開科
始此

日彩四、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竊效、
按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
臣、與夫宰執、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
海防各道、及于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武
帥越俎、深駭聽聞、乞勅其練兵乘隙掃蕩、奴穴無節外
生枝、自累功名、○大學士何宗彥等、奏宗室開科、此係
特典、足光天璜、上以為甚得風勵之意、命著為令、○陝
西地震如雷、肅夾山嶺等處、地震天鳴、星殞、○蕩平妖
賊、加升趙彥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
各升右副都御史、○大學士孫承宗、奏老臣當體邊事

當嚴保留總督王象乾撫順西虜終完其局從之。○命朱國楨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命遣浙江舉人錢千秋戊主考錢謙益分考鄭履祥失于覺察各罰俸有差。○巡撫王三善解黔省之圍三善在平越候楚蜀兵不至不得已詔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之不至吾輩死于法亦死死于敵亦死尔其效之乃令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爲左部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行師者三善斥之遂于是日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

三善親身督陣將領爭前兵卒以寡而禦衆以勞而待逸孤軍而脫十萬重圍卽此便是奇功何必更論斬獲

言部署未定。蓋候諸三善曰：毋庸兵貴神速。初二次母猪洞。初三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兢退兵。三善曰：退則糞粉耳。吾以死之。按兵不動。率無賊。知爲奸細。訛言使站立不定耳。初四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三善曰：前驅當賊誰敢退者。吾當後至。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日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阿成。驍勇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撫臣之兵後至。大噪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

之初五。任龍里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三善曰。此行裹數日糧。爲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兵多寡。宜急擊之。初六。侵辰。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竟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冲之險。初七。進兵畢舖。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墻而進。賊亡奔。所棄餽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營于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日移營宅溪。賊遠遁。

陸廣河外

此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夫以二萬餘、遲留之兵、捷發于一旦、及龍里而賊不知、及閱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三善一書生耳、將孤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糧餉之乏、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疆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退賊之夕、兩雪荐至、何謂非天、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又尋穩着、比及平穩時、求黔城官民、于枯魚之肆矣、然則三善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豈值天佑之耶、邀天之幸耶、愚于是而服其立志之一、發机之迅、堅定之識、敢勇之氣、決策之審焉、以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月衝鋒之定力、表而出之、爲鼎功之定、按云、

吏部遵例請行行取之制、列名上裁、上謂言官多、且

暫停、今次酌定年期、以垂永久、吏部又奏業已行文欽

取、勢難中止、請照神祖朝留部之例、俟科道缺員、另

行特請。上命暫停。已取者伏任。以後三年一取。○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上嘉其才。侯事平攸序。○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損貲助餉。獎勵以白金文綺。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福建紅夷猖亂。紅夷寫居東海去。琉球不啻萬里。從來貢賦不通。九譯不達。自萬曆甲辰七月。紅夷常麻郎粟葛等。聽高采勾外。以千人爲巨船。索互市于澎湖。至毀軍門碑。示叅將沈有容。孤身往說。遂去。今復有奸人勾引。罔以漢物。一日從大洋飄至澎湖。縱橫海上。焚劫鄉村。漳之士民患切。剝膚撫臣商周。

神遊一創之尚爾盤踞則其事上聞。上命巡撫官督

湖縱橫海上。焚劫鄉村。漳之士民。患切剝膚。撫臣商周

祚雖一創之。尚爾盤踞。列其事。上間。上命巡撫官督

率將吏。用心驅除。併命廣東協勦。

二月。提督操江熊明遇。奏上元江寧等縣地震。應天常

鎮揚州。復稱地震有聲。蓋根本重地。豈宜作震動之象。

毋亦。高皇帝之靈。動乎其有不安者耶。畋夫田女。方

疾耕力織。以佐。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頭派大。

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

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為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

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無辜。飢寒死

獄中。彈劾保薦。卒馮氣力為行止。而田夫野叟之公評。

晉嚴高宗
 婦升于昴
 能省其故
 遂享百年
 之歸齊人
 有告其君
 以地動者
 晏子曰此
 不足慮是
 見勾星伸
 而維星散
 耳能修其
 政齊亦無
 他

壅淤不得上聞。二不安也。箱簾空虛。民以飢餓。自賣為
 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投
 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徑。聚劇由役。專累單寡。剝產
 鬻奴。搥手觸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
 兵。緣承平之久。戲同霸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
 各衛祖軍。挑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敵巧法。割
 貧軍之糈。為常例。半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彘精兵。
 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
 藏禁書。路蜚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
 侯。梗其雄。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短長。燭

視聽二而三家五戶之聞。少抱鷄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

侯棟其雄又能家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特短長論

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鷄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
蓋輝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咽喉
梁豫大牙五湖清渺吳越盤互鼉丁鹽徒非民非商所
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按不平搶攘立見
六不安也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反身修行
思其咎無豈不亦善承天心仁愛也哉○刑科解學龍
奏請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鞠躬盡
瘁毋以開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官精白一心毋以民
財作已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刑科沈維炳奏言時事百無一恃所慮者 主聖臣直

之盛事或撓亂于在旁時弋亦獲之苦衆或擠落于敗

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雜之罪不報○江西道

御史陳必謙奏言都督鄭養性父子所以叢疑積恨于

天下者為先帝聖母與通奴三案而已恭釋 明旨似

謂推 皇祖之愛不忍加誅夫 皇上顧念 皇祖獨

不念 先帝乎即 皇祖而在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

付逆賊之乎而况 皇上身為 先帝之子者哉試深

宮靜夜追維思省其銜悲更苦骨肉至痛當伏如何悽

惻何以慰 聖母之深憫何以洒 先帝之遺恨通奴

之矣... 皇明... 三朝... 三十一

則何以慰 聖母之深懼 何以酒 先帝之遺恨 通故

之案甚確昔年蘆受私紹參之利豈無因而至前卽今
王忠梁單開結奴內應之事窮盡子虛烏有至結妖蓮
前呂鵬雲於去年五月初四日上疏點破初六日鄆城
之難作太名濮州一帶妖黨動輒云奉鄭督教令爲辭
而白蓮教之在北直河南者盡納丁銀於其家臣願
皇上之恍然思之而有以處養性也 上命鄭養性離
脫都門擇便住居不許棍徒詐害○太子太傅工部尚
書王佐卒詔贈少傅祭墓蔭謚如例

按佐初起水曹出守南郡督學西江剔力藩臬再晉
開府神廟時水旱頻仍兼以稅璫流毒吸髓吮膏慘
于兵革佐鎮撫茲方銳意調停苦心請命稅使彈威
而不敢逞稅旣足其額收事柄而還以無故南方頌

德焉佐

浙江人

詔賜總兵毛文龍尚方劍、璽書、閑防，加其弟毛雲龍錦衣衛職銜。○大學士孫承宗疏奏陳邊計，勦守機宜，部署將吏。溫旨攸答。○貴州副總兵劉超兵至陸廣河，與羅兵大戰，殺敗羅兵苗仲，過河澮死者不計其數，斬獲首級百餘，墜崖死者二百餘人，生擒男女五十餘口。事聞，攸詔褒答。○蘇杭太監李實欲以屬禮責之，有司前已劾知府張宗衡等，周起元疏辨事下部，部復云查得萬曆年間，司禮太監孫隆奉旨織造蘇杭，待府縣正官皆以賓禮，惟織造通判始行屬禮，然尤周旋委曲，不敢

孫織造固
實內相也

去安自尊大本實心地慈祥性質謹厚惟是名下長隨司

皆以賓禮。惟織造通判始行屬禮。然尤周旋委曲。不敢

妄自尊大。李實心地慈祥。性質謹厚。惟是名下長隨司

房。知貪利。不知爲國爲民。以爲不激發肉監。則不足以

聳動朝廷。不協制有司。不足以魚肉百姓。始而叅舖商。

始而叅機戶。始而叅驛遞。旣而叅有司。多方撥置。廣行

剝削。遂使一年數萬金之厚賄。歸于司房。三省數萬姓

之嗟怨。歸于內監。蘇杭等府。皆朝廷錢糧之淵藪。國家

根本之重地。邇因賦煩役重。以致民窮財盡。變生意外。

若再加激變。一旦挺而走險。弄兵潢池。東南之半壁天

下。不知所終矣。不聽。○以盛以弘爲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李長庚爲戶部尚書。李三才南京戶部尚書。○工

部尚書姚思仁回籍以鍾羽正代之○禮科成明樞奏
 請禮部速修易名之典我朝洪武至穆廟時得易名者
 五百八十餘人神廟自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議定二
 十九人自三十八年彙至四十二年及四十五年又有
 四十四人合前請 旨未發至 皇上龍飛元年二月
 允禮臣之請各予以謚雖出自 皇上而實神廟四十
 四年以前所定者也國制五年一彙名議謚今已逾期
 禮臣應自速舉各省撫按亦宜將近日應謚者一體發
 訪事下部○水寨斬獲功多賊奔據後山洞死守洞門
 火攻賊眾俱成灰燼軍聲大振○兵部奏孟承先一門

義烈不愧賢裔下部奏 贈收卹○奪福建道周宗建奉

火攻賊衆俱成灰燼軍聲大振○兵部奏孟承先一門

義烈不愧賢裔下部褒贈攸卹○奪福建道周宗建俸
三月時南臺涂世業劾周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
詞連郭鞏鞏劾其邪黨橫議宗建亦劾其橫議愈肆奉
有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辨之旨宗建又上繕黨巧
借一疏上怒其互相攻許聘辨求勝故罰其俸時忠
賢用事疏內有交結宮闈獻媚進忠之語愈深其憾異
日寃沉獄底夫非此跡為之崇哉○以吏科給事李春
燁往登萊查勘巡撫陶朗先并募兵御史游士任兵餉
數目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言申明舊例御史考滿堂上官發

此一役也
不止喪師
而且失地
矣

河南道查核考察，不稱其職，叅奏改斥疏入。上甚嘉之，使著為令。○水西提兵大集，我師渡河，深入陸廣，戰將楊明楷王之時死之。我師渡河，視賊大易，被賊所誘，追敵不支，賊斷浮橋，我師多有墜死者。總兵楊明楷陣亡。次日賊又追戰鴨池河，張金二總兵各退守威清龍里。土官見我師失利，復據龍里。○刑部尚書白瑜卒，以孫瑋代之。○永平府永鎮東門失火，自火藥樓延及草場、城樓、窩舖、女牆、火藥、甲杖，盡成煨燼。城內外民房軍屋盡為瓦礫，遭壓焚死，破損焦爛者，不計其數。

時火勢飛梁擲柱，近者百步，遠者里許，火箭到處便焚。此應解山海火藥，暫寄城樓，移放時，誤以鉄器投

石上，火屋有藥一，時焚起，又日，錫銅而起，細究云，錫銅者乃說傳也。

時火勢飛梁，鄰在近者百步，遠者里許，火箭到處便
被。此應解山每火藥，醫官成，樓後放，精，以決，
云：石上火星有藥，一時焚起，又曰：鉅鍋而起，細究
云：鉅鍋者，乃訛傳也。

總兵劉志敏率兵至大水塘，攻奢酋，斬其酋長宋萬化。
生擒其妻子姊妹，并偽軍師劉洪祖廿二人，焚燒賊寨。
一百餘處，生獲不計其數。○虜款告成，薊遼總督王象
乾奏聞，上以籌畫綜核費少功鉅，答之。

解元標曰：喪心無良之徒，借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
落錢肥家。子孫寧有受用。蓋指年來募兵給餉者而
言耳。至若款虜一事，亦羈虜之策。世虜加餉，至于
百萬之多。且年復一年，雖有鄧廷，能供給野火不
必東茵至而自困矣。今象乾以少費而成功，真國
家之福。然須嚴與之約，期在今年。或明年以廣寧
我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庶可杜將外耳。
此言極為有見。

升御史左光斗為大理寺丞。○貴州巡撫王三善督率

道將冲殺賊衆，繇龍里追至陸廣河，斬逐羅賊，招撫苗

仲賊遁歸巢

高汝拭曰：自陸廣失利，驍將楊明楷被擒，王之時等陣沒，我之聲靈俱損，鴨池一路為賊冲散，總兵張彥芳歛兵入保，道路梗塞，黃沙河一帶皆宋萬化所據。苗仲諸夷烽起，助惡龍里一帶復為土得中，倚天都司章有功等退守新添，嘎咽漸塞，生運不通，依然昔日危城中光景。昔日尤有偷米驚米者，今則浮糧一空，寸粒無存，城中士民皆無固志，督臣遙制沅州，勢不接濟，一置各路，又無見兵，岌岌乎殆矣。幸有此舉，危而復安，非社稷有靈，奚以得此。

湖州葉朗生反，知府杜喬林密得其狀，緝平之

葉朗生之黨，其間皆統褲不檢之徒，哨聚成林，約日舉事，器其秘書，種種皆備。喬林知之，出其不意，一鼓而擒之。群賊盡人，逸竄不無其人，而先事之功亦已偉矣。其後吳野樵之變，歸罪喬林，謂入獄與語等情。

意竟矣。夫，况其去任已久，此之民，無

意寬矣。况其去任已久，此之民額
天搶地，爲喬林控訴于按臣也。

調刑部郎中周以典於外，奪其三秩。

倪文盜內庫財物，雖已三次，論擬殺罪矣。忠賢必欲處決，因責其蒙臆回奏，仍委別司從重擬罪而降以去。

詔朝儀各款查照會典酌定，依行其闕朝一款，仍照

皇祖朝例。臨時命司禮監二員同科道鴻臚寺錦衣衛

衙門官分查。上臨朝，武臣自元勳文臣日九列，寥寥

數員，其餘庶官易于躲閃，班行殊寂，竟不成禮。御史王

會首特疏糾參，故有是旨。○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

階等屢疏乞骸，上宣諭頻留。

大學士葉向高奏言貴州危急已極。撫臣王三善請帑金三十萬。事勢不得不應。伏乞皇上慨發。上允其請。搜括內庫十萬。又于隣省措置十萬。着于南部協濟十萬。戒經營。侵欺。以後急需。不得專靠內帑。

天下財賦之區。非據減于祖宗之舊也。兵興以來。加派不已。繼之搜括。繼之捐助。抽叩。以及一切瑣小事。例筭無遺。策言利。又非析秋毫也。朝廷節次發帑。以千萬計。渙居益下。又非不浩蕩也。試思自來軍餉之費。有如此之煩多否。乃援遠。援蜀。援黔。將士之多。無有三十萬也。所入之數。苟足以供所出。即師旅頻興。尤然不夫。為富足之天下。而何以饑軍之鼓譟日聞。大倉之積財如洗。甚至司農束手。急下考成。一日而鄂。守削籍者數人。嚴如濕束。此何以故。則盜臣利。君父之危。乘封疆之急。設彌天騙局。以六攫取。致國家空虛。至此極也。究及所騙之餉。或以十九萬計。或以六十八萬計。或以八萬五千計。或以八十五萬計。軍

事結局無期。國家懸磬益甚。大可憂心。宜申國法。

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足以登壇專閫。時兵部郎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勅。旨調天帝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繼謨以為難。則曰一萬亦可。繼謨請試其法。則日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臨時做出。繼謨遂黜之。

鄒維璉曰。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多起卒伍。偏裨積累為將。然胆智才力。絕人超世。豈常談神說鬼。況古者強尤作法。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涿鹿斬之。漢張角。晉盧循。孫恩。元韓山童。劉福通。俱以鬼神邪說惑衆。竟至于敗。我朝永樂時。之唐賽兒。近日之徐鳴儒。皆以妖術伏誅。即宋時金人犯闕。何梟惑于郭京之說。謂神術作法。可生擒金帥。劉孝謁六

下力士北斗神兵之法亦賴郭京後禦金人皆敗走
賊陷夫選將不以韜畧而以鬼神世間寧有此理哉

台議並其類

館

今姑蘇鴉舞閣中並無空裏下卦內蓋起

書

始亦照副天機之

圖

事符王大臣

專藉數符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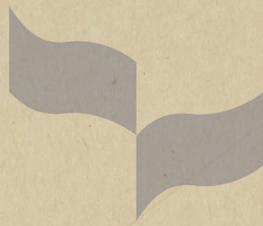
注

對一室中藥

浙

三間兩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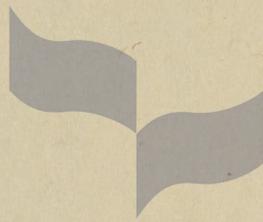
聚散設結官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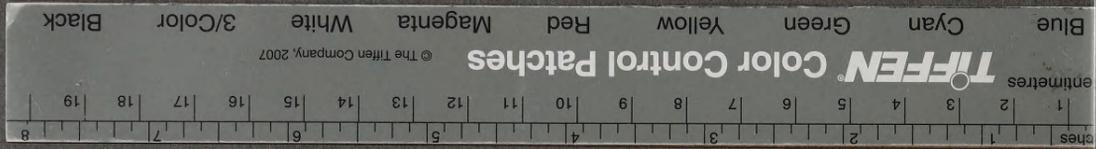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